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2005  
半月刊



# 故事会

®

STORIES

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●

## 财

合订本

梦想在目光尽头  
故事伴你我左右





STORIES

# 346 故事会 2005 年合订本



笑话 15 则 ..... 李 加 1

我的故事偷来的青菜吃不得 ..... 索 洁 6

海外故事守望油纸伞 ..... 安玉民 8

富翁和狼 ..... 刘燕敏 10

倾听 ..... 刘燕敏 11

魔术师的报复 ..... 式 森 12

**中国新传说**

好你个刁妇 ..... 叶林生 14

开元通宝 ..... 杨汉光 18

养狗防老 ..... 段海斌 21

**情感故事**

一粒黄豆 ..... 刘 璟 25

伴奏 ..... 魏柏林 29

认识你不难 ..... 吴 为 32

**悬念故事**

逃 犯 ..... 黄 胜 34

今晚有泥石流 ..... 吴宏庆 40

催命的鸽声 ..... 刘京平 45

**外国文学故事鉴赏**

赌 命 ..... 邱海强 49

**民间故事**

命悬一梦 ..... 钱 岩 54

乾隆赌气 ..... 崔 渺 60

杀你个回马枪 ..... 甄 子 64

**中篇故事**

保龄英雄 ..... 魏 九 67

**幽默世界**

半夜狗叫 ..... 魏 80

贿赂“一把手” ..... 邹吉庆 83

生日礼物 ..... 胡秀欣 84

失窃以后 ..... 珠 珠 85

多亏这条路 ..... 谢元清 86

**故事会**

2005 年合订本

主 编:何承伟

副主编:吴 伦

社务委员会

何承伟 吴 伦 姚自豪

夏一鸣 冯 杰 张 凯

本期责任编辑 鲍 放

美术编辑:李宝强

发稿编辑 姚自豪 蔓 石

夏一鸣 梁宁宁 马 峡

主管:上海市新闻出版局

主办:上海文艺出版社

(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)

邮正编码:200020

电话:021-64375030

督印 发行 张 凯

(上海市建国西路 384 弄 11 号甲)

邮政编码:200031

电话:021-6431938

广告总代理:上海文艺广告传播中心

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

(邮编:200020)

广告总监:张 淮

广告业务:021-34010383

广告投诉:021-64333738

广告经营许可证

沪工商广字 3101034000029 号

国外发行: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

印刷:石家庄北主印刷厂

发行:河北省报刊发行局

北京市报刊发行局



## 按政策办

**甲**：我们在林场内发现有人打鸟，怎么办？

**乙**：按打鸟政策办。

**甲**：什么打鸟政策？

**乙**：你真笨，打鸟时不是睁一只眼、闭一只眼吗？（杨东杰）

## 谨防假冒

**某**太太到咖啡店去买咖啡，她问店员：“你们店有咖啡吗？”

店员殷勤地答道：“有，什么品种都有！”

“但我要质量最差的。”

店员不解地问：“太太，为什么要质量最差的呢？”

“因为这样你们就无法以次充好了。”

（寒心血）

## 锯盒子

**为**了培养儿子的艺术修养，这天，爸爸带他到音乐厅欣赏小提琴演奏会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，台上的演奏者依然在不停地演奏……最后，儿子实在忍不住了，大声问道：“爸爸，他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把那个盒子锯开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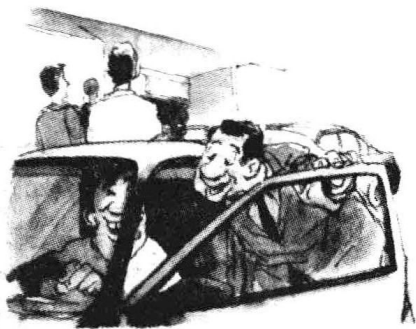
（姜修建）



## 暴发户买车

**有**个暴发户去买车，他告诉销售商，想要一辆灰色的宝马。销售商听后很纳闷，但还是热情周到地为他挑了一辆。暴发户取出钱，付了账，然后上了车。销售商终于沉不住气，跑到车前，似有不解地问：“先生，上星期您不是刚刚买了一辆宝马吗？”

“不错，我上星期是买了这样的车，”暴发户说，“但那辆宝马烟灰缸满了。”（王贵明 编译）





## 高难动作

**在** 医务室，个病人向医生陈诉卜病情：“我两手伸向膝部，然后上身后仰，两腿先后屈膝伸直，这时脊椎就有点痛。”

大夫感到很纳闷，就问：“你干吗要做这种高难动作？”

“高难动作？你每天穿裤子不都是这样穿的吗？”病人反问道。

（韩正东）

## 优惠价格

**一** 天，张三走路时突感内急，找了好长时间才发现一个收费厕所，欣喜至极，他边掏钱边问管理员：“多少钱？”“三毛。”

小张摸遍全身，只找到两毛钱，于是就问：“两毛可以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但你首先必须人会，成为我们的会员后，你才能享受这个优惠价格。”

（伊豆）

## 举重冠军

**电** 视上正在播放举重比赛颁奖仪式，一位运动员登上领奖台，高举举起奖杯。爷爷看见了就问：“那个举杯子的是谁？”

孙子说是重量级举重冠军，爷爷听了很生气：“还重量级？他举的那个杯子我也举得起来，看来，现在举重也可以拉关系了。”

（东杰）

## 有效处罚

**收** 银台前，商店收银员看到有位女顾客，胳膊支窝里夹着一只电视遥控器，就好奇地问：“你带这个干吗？”



女顾客回答道：“我丈夫是个电视迷。我要他跟我一起出来购物，他不干，我想了想就把遥控器带出来。这是对他最大的处罚。”

“哈哈，这个没用，他可采用手动方式开电视呀。”

“但没了遥控，他就别想躺在沙发上身子不动地换台啦。”

（文华）



## 幻觉

丈夫刚做了大手术，妻子守在病床旁，轻轻地握住他的手，等着他醒来。几分钟后，丈夫的睫毛闪动了一下，睁开眼，仔细地打量着她，说：“您好美丽啊！”然后又睡了过去。好一会儿，丈夫又睁开了眼，打量着她，说：“五官倒还端正。”然后又沉入了梦乡。

好容易等丈夫醒来，女人着急地问：“亲爱的，你第次醒来时赞叹说我好美丽，第二次醒来时对我的评价仅是个‘五官端正’，前后才几分钟，怎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？”



丈夫看着她毫不迟疑地说：“因为麻药的作用正在逐步消失。”

(姜文君 供稿)

## 力气最大

儿子放学回家，向爸爸汇报说：“我们老师今天表扬我了。”

爸爸问：“是吗？表扬你啥啊？”

儿子说：“老师说我的力气在班上最大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老师说我们拖了全班的后腿！”

(张波文)

## 外国驾驶员

警察拦了一辆超速行驶的汽车，顾涛发现驾驶员是位外国人，便掏出个本子问他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外国人答道：“我叫撒迪尔斯……卡里索尔斯汤姆……得未特拉尔斯……”

警察犹豫了一会儿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名字怎么这么长？”然后摆了摆手中的罚单，“算了，以后别再超速了。”

(蒋俊)

## 第几次

在警察局，有个小偷正在接受审讯。警察问：“老实交代，你这是第几次了？”“第一次。”“说实话，到底是第几次？”“警察先生，我说的真是实话，我偷东西以来，这还真的是第一次被你们抓到。”

(丁磊)



## 白费口舌

**新**兵入伍第一天,班长开始给大家登记注册。轮到应征入伍的作家,班长问:“念过书吗?”

作家骄傲地抬起头来,自负地答道:“念过。我念过大学,而且在大学取得了三个学位,还写了三部长篇小说……”

班长看了他一眼,点点头,然后举起一块橡皮图章,“嘣”地在调查表上盖了个章:“识字”。

(唐 歌)

## 寒酸相

**外**婆吃完粥后,总要用舌头舔一舔碗底,有“崇洋”思想的外孙见此,免不了要嘲笑一番,说外婆一副寒酸相。



这天,一家人围坐一起看电视,放的是一部外国电影,有个男士吃完鸡腿后,连续将十个指头吮了一遍。

外婆看到了,咂咂嘴对外孙说“你看,你看,到底谁寒酸?还吮手指呢?一点也不卫生。”

(张永章)

## 男生请进

**为**防止男生擅自闯入女生宿舍,门卫阿姨在宿舍前的一块黑板上用粉笔写道:“女生宿舍,男生请勿进。”

几天后,她发觉“勿”字被人擦掉,成了“女生宿舍,男生请进。”心中大惊,于是阿姨又用粉笔修改了一下:“女生宿舍,男生止步。”

不料两天后,阿姨却发现,“止”字被好事者添了一笔,变成“正”字,一句话成了“女生宿舍,男生正步。”

阿姨看了非常气愤,把“步”字擦掉了,留下“女生宿舍,男生止”字样。

第二天,阿姨一早就跑去看黑板,只见黑板上面写道:“女生宿舍,男生上!”

(李一鹏)



## 偷来的青菜

# 吃不得

索  
洁

**俗** 话说：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18岁的时候，我们一帮北京女青年去陕北插队，由于粮食紧张，肚子顿顿闹“饥荒”。

你想，当时我们正处于身体生长的旺盛期，吃一顿饱饭，对于我们来说，是渴望；而吃上一点点青菜，真的是奢望了。那脆生生、绿油油的蔬菜，有时只能在梦中才能见得到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们在上山打柴的路上，发现了片“绿洲”——不知是哪个老乡家的“白留地”上，种着一片叫不出名字的青菜。地里的菜已经长出了嫩绿泛着油亮儿的小叶儿，它们是那样的生机勃勃，令人看着垂涎欲滴，恨不得马上把它们连根儿刨出来，美美地吃上一顿。

眼前的这片青菜，使我们想到了偷！

这天，大家干活儿似乎都有了劲



儿，那翠绿的小叶儿在我们的脑海里生了根儿，那样招摇地晃呀晃，像一只只胖乎乎的小手在挠着我们的心。

天一黑，我们便拿上唯一的“家用电器”——手电筒，出发了。很快，便来到那片菜地。尽管带了手电筒，但我们尽量不用它，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，使蓄谋已久的“计划”败露。于是，摸着黑乱薅一气，把薅来的菜塞进那捆柴中，飞奔而回。

运气不错，往返途中都没有遇见任何人。回到窑洞，我们大松一口气后，便迫不及待地吧“收获”的菜叶放在锅里煮了起来。除了盐，没有任何调味料。不过这已经足够了，我们已



经很知足了。

锅里煮着菜，而那一刻，我们的心情却并不那么欣喜若狂，毕竟，“偷”是一个很沉重的字，为这个字，我们的良心要受到谴责……

锅里的菜煮好了，汤汤水水中飘着绿色的菜叶，我们每人盛了小碗，捧着煮好的菜汤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此时，我们并不太在意菜汤的味道，有菜吃就不错了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吗？

吃完这顿美餐，已是大半夜了，我们纷纷钻进了被窝儿，心里虽然还过意不去，但胃却是暖暖的。这胃里的菜汤，可以让我们今晚都睡一个好觉，做一个好梦了，梦里，有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菜地，我们可以尽情地吃那些碧绿的菜叶……直到吃得肚子都撑痛了，再也吃不下了，再吃就会吐出来了。

那梦像是真的一样，我似乎可以感觉到肚子在痛似的，那痛很真实，真实到使我痛得从睡梦中醒来。尽管还是迷迷糊糊，但我确认，自己的确已经醒了，我肚子也的确很痛，可我却不敢说，也不想叫醒其他人。我想，这大概是偷了人家的东西，遭了报应。我的头也开始昏起来，昏昏沉沉中，只听见“哇”的一声，睡在我旁边的小丽扒在床边呕吐起来。其他人也开始纷纷说自己肚子痛、头昏、恶心，原来她们也全都醒了。我们认定是自己偷东西遭了报应，难受、恐惧、愧疚、委屈，让我

们哭了起来，却不敢大声……

第二天，我们全部倒下了。队长见我们都没有上工，感到非常奇怪，特意来看望我们。我们说好了，谁也不能说出“偷青菜”的事，“打死也不能说”，太丢人现眼了！队长见我们全都病了，感到这事儿有点儿“邪门儿”，要病也是病一个，顶多病上两三个，可是一个窑洞里的娃全都病倒了，这事儿恐怕严重了。队长认为我们是得了传染性的疾病，于是请来了村里的“赤脚医生”。

村里的“赤脚医生”查来查去，没查出个所以然来，就连连叹气道：“这娃们啥毛病也没有呀，可症状咋这么怪呢？不过应该不会有大事，先休息两天看看吧！”就这样，没打针，也没吃药，过了两三天，我们又恢复了健康。我们都在心里合计，尽管自己偷了菜，遭了报应，但老天爷惩罚一下我们，让我们记住教训了，就可以了，这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过儿，总不至于置我们于死地吧。

刚刚恢复精神的我们又一次路过那片菜地，我们偷偷地蹑了一眼菜地，地里被我们薅得狼藉一片，地上还有我们的脚印呢。这时，只见一个瘦巴巴的身影来到地里，是村里的刘二叔。刘二叔来到菜地里，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，他大叫道：“天哪！这是谁糟蹋了我种的烟叶子呀！”

（本篇月月评短信代码：G160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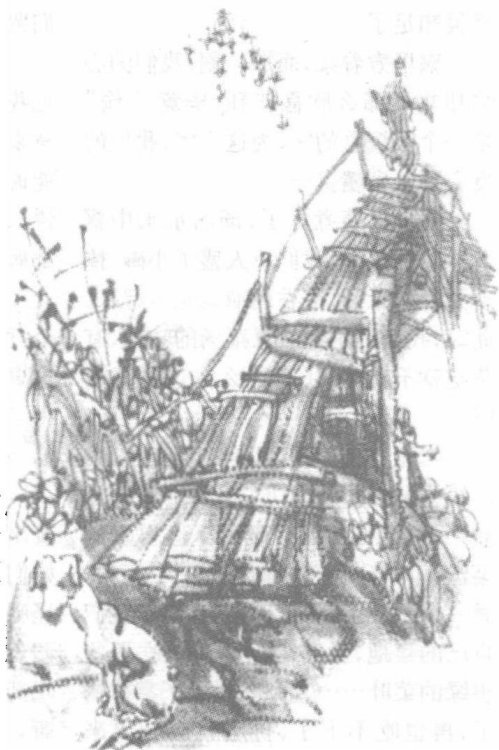
（题图：安玉氏）





# 守望

## 油纸伞



民国初年,有个商人在外多年苦心经营,手里攒下了一大笔财富,这时他已年过半百,便决定结束在外多年的漂泊生活,回到老家与妻儿团聚,安度晚年。

当时时局动荡,路上常有土匪打劫,怎样才能把钱带回家呢?

商人想了个办法。不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吗?他倾共所有购来一些珍稀玉器,并特制了一把竹柄油纸伞,将粗大的竹柄关节全部打通,把珠宝玉器全部放入,塞得满满当当的,再仔细封好,外表居然看不出痕迹。为防别人看出自己的身份,他还身着灰布衣衫,脚蹬一双布底鞋,装扮成一介贫寒之士,然后轻松上路了。

果然好计谋!行路多日,无人打扰。

这天中午,商人来到唐家寺。这时,天正下着小雨,他进了一个小面馆,美美地吃了起来,吃饱之后,一阵

倦意涌了上来,他见时辰尚早,便靠在小桌上打了一个盹。

一阵清凉的风吹醒了商人,他揉了揉眼,猛然发现身边的伞不见了!大吃一惊,顿时冒出一阵冷汗——这把伞可是他的身家性命啊!

但商人声色不露,也没有惊动面馆老板,而是沉着冷静地分析起来:旁边的小包袱完好无损,看来并非小偷所为,一定是有人只顾自己方便,顺手牵羊拿走了自己的雨伞。

怎么办?沉吟片刻,商人有了主意。第二天他就在镇上繁华路口租了



间小店,做起修伞的事来。

由于他待人和气,心灵手巧,在小镇上他很有人缘,人们都愿把伞给他修理。只是,他表面上不温不火,可心里却焦灼万分,每天每时每刻都在等待那把油纸伞的出现,然而,经过他的手的伞成千上万,却唯独没有他等待的那一把。

一天,他接了一把破旧的伞,主人漫不经心地说:“太费事就算了,不然一把破伞值不了几个钱,反倒要花不少钱去修。”商人一听,想到自己的那把伞恐怕已经破得不值得再修了,于是商人又想了一个好办法。

第二天,他在门外贴出一条广告:油纸雨伞不能修者,可以以旧换新。镇上的人看到这条广告后议论纷纷,可都捉摸不透这个修伞人闷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

不过,消息倒是传得很快,没多久

小镇上的人差不多就都知道这件事了。

这天,一个中年人腋下夹着一把破雨伞前来换新。商人一看,眼睛都直了,正是他魂牵梦萦的那把油纸伞!他强压住内心激动的心情,不动声色地收下破雨伞,犀利的眼光一扫,看到伞柄封处完好无缺,转身在店里挑了一把最好的雨伞给中年人,然后慢慢地关上店门。

商人打开伞柄,看到里面的珠宝玉器,一件不少,不禁一屁股瘫坐在地,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第二天,小店很晚没开门,一打听,已是人去屋空,再后来,不知哪个听到消息的人将故事传了开来,众人这才恍然大悟,唏嘘不已……

(邱吉庆根据秦文文的小说《唐家寺的油纸伞》改编)

(题图:安玉氏)



## 富翁和狼

一位富翁在非洲狩猎，经过三昼夜的周旋，匹狼成了他的猎物。在向导准备剥下狼皮时，富翁却制止了他，问：“你认为这匹狼还能活吗？”向导点点头。于是富翁打开随身携带的通讯设备，让停在营地的直升机立即赶过来。没多久，直升机飞来就载着受了重伤的狼，飞向 500 公里外的一家医院。

富翁坐在草地上陷入了沉思。

这已不是他第一次来这里狩猎，可是从来没像这次给他如此大的触



动。过去，他曾捕获过无数的猎物，斑马、小牛、羚羊、鬣狗，甚至狮子，这些猎物在营地大多被当作美餐，当天即分而食之，然而这匹狼却让他产生了“让它继续活着”的念头。

狩猎时，这匹狼被他追到一个近

似“丁”字的岔道上，正前方是迎面包抄过来的向导，他也端着一把枪，狼夹在中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狼本来可以选择岔道逃掉，可是它没有那么做。当时富翁很不明白，狼为什么不选择岔道，而是迎着向导的枪口扑过去，准备夺路而逃？难道那条岔道比向导的枪口更危险吗？狼在夺路时被捕获，它的臀部中了弹。

面对富翁的迷惑，向导说：“埃托沙的狼是一种很聪明的动物，它们知道只要夺路成功，就有生的希望，而选择没有猎枪的岔道，却是死路一条，因为那条看似平坦的路上必有陷阱，这

是它们在长期与猎人周旋中悟出的道理。”

富翁听了向导的话，非常震惊。据说，那匹狼最后救治成功，如今在纳米比亚埃托禁猎公园里生活，所有的生活费用均由那位富翁提供。因为富翁感

激它告诉他这么一个道理：在这个互相竞争的社会里，真正的陷阱会伪装成机会，而真正的机会也会伪装成陷阱。

（作者：刘燕教；推荐者：覃春晓）

（插图：箭中）



## 倾 听

那个年代，电报是最快捷的长距离通讯手段。有一个年轻人去应聘莫尔斯代码报务员的职位。依照招聘广告的地址，他来到一个宽敞的大房间，里面人来人往，声音嘈杂，“滴滴答答”的发报声不绝于耳。这名年轻人填完表格后，就与先到的七名应聘者一起坐在等候室内静候。过了几分钟，这名年轻人突然站起来，径直走入雇主办公室。

其他应聘者都感到奇怪：没见接待员出来通知，他为什么擅自闯进去？然而，没过多久，雇主就笑吟吟地陪着这名年轻人走出办公室，同时宣布：“先生们，报务员这个职位已经找到

人了。谢谢你们的光顾。”

其他七名应聘者既纳闷又不服气，因为雇主连面试的机会都没给他们，这显然不公平！

雇主答道：“非常抱歉。你们坐在这里等待的时间确实不短，但发报机一直在用莫尔斯代码的滴答声向你们传递如下消息：如果你们听得懂发报机发出的信号，就请直接进入我的办公室。但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听到或听懂发报声，只有这位年轻人做到了。理所当然，这个职位是属于他的。”

在熙熙攘攘的人生中，倾听，有时是多么重要而又难能可贵啊！

（推荐者：李俊杰）



■ 式 森

# 魔术师的报复

有位法官在法庭上羞辱了一个魔术师，骂魔术师为“魔头”，这魔术师怀恨在心，发誓要报复法官。法官知道他说得出，做得到，因此十分紧张，特地雇了一名私人侦探去监视“魔头”的动向，说一旦有情况及时联系。

这天，侦探打电话给法官：“法官，‘魔头’从家里走出来了。”

“很好。现在你就偷偷跟踪在‘魔头’后面，千万别惊动他！”法官说，“我提醒你，这是个非常狡猾的家伙，不但诡计多端，而且精通易容术。据说有一回作案，有人明明看见他进

门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可出门后却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。所以，你一定要打足精神盯紧他，千万别让这家伙从你的视线里消失掉——”

“哎呀，你真是料事如神！”电话那头侦探突然激动地叫出声来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‘魔头’刚从一间服装店里走出来，真是太奇妙了，他现在脱胎换骨变成一个十分漂亮、迷人的性感女郎。天哪，大街上的男人都在回头望‘她’，我敢肯定，如果一开始我不知底细的话，我也会被‘她’的美貌所倾倒。”侦探啧啧赞叹道。



“住嘴！我是请你来工作的，不是请你来说废话的，”法官生气地斥责道，“现在我命令你给我死死地盯住目标别放，绝对不能掉以轻心！我相信‘魔头’很快就会有所行动的。只要一发现他下手作案，你就立刻通知我。”说罢，法官猛地挂断了电话……

两三个小时后，侦探又打电话来了：“法官，‘魔头’现在来到一幢白色别墅前，与一位有风度的白衣绅士正在密谈。”“白色别墅？”“哦，‘魔头’正在向那位绅士推销一种药……没错，是一种性药，我是从望远镜里观察到的。”“这是色相引诱，难道那位绅士就没有拒绝吗？”

“拒绝？谁会拒绝一位漂亮小姐的诱惑？”侦探不以为然地说道，“相反，倒是那位绅士显得有些过分热情，他不但主动邀请对方到他屋里来坐，而且还亲手替他斟了茶。”

“蠢货！”法官恶狠狠地骂道。

“哦，见鬼！你猜他们又在干什么？”侦探冷不防又怪叫一声。“干什么？”“绅士吻了‘魔头’。”侦探用异常兴奋的口吻说道。

“这个蠢货，真恶心！”法官充满厌恶地说道。

“法官，又有新情况了，刚才我发现那位绅士正在服用‘魔头’提供给他性药。”法官好奇地问道：“怎么样，他吃了以后有什么反应吗？”“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。反正他现在

正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的，看样子倒像是睡着了。”“怎么，他睡着了？那‘魔头’在干什么？”

侦探闻听此言，兴高采烈地说道：“哦，他可忙了，刚撬完保险柜走出来，手里还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皮包。我敢肯定那里面装的全是钱。”法官生气地说：“见鬼，那你还愣着干吗？还不赶快动手？”

“来不及了，他已经跳上一辆白色的凯迪拉克车……”

“快告诉我，那辆车的车牌号码是多少？我立刻通知警察拦截他。”

“车牌是TZ95136。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TZ95136。”

法官大吃一惊：“天啊，快拦住他，那是我丈夫的车。”这时她才恍然大悟，怪不得白色别墅、白衣绅士、白色凯迪拉克，听在耳里那么熟悉呢！

“对不起，法官大人，我恐怕帮不了你这个忙。”“为什么？”法官陡然一怔。

“因为我就是那个诡计多端的家伙，或者说，诡计多端的家伙和我是同一个人。告诉你也不妨，本人不但会易容术，而且还会拟声术，催眠术……你重金雇来监视我的那名侦探，怎么会是我的对手？他被我发现并施了催眠术后，把什么都说了出来，目前正安静地躺在我家里，相信一时半会儿还没法醒过来。”

（题图：李加史文琦）



# 好你个刁妇

□ 叶林生

**李**云龙是达达集团的董事长，这天洗澡时，发现自己的右大腿根有点疼，仔细一看，是个暗红色的肿块，虽只有蚕豆大小，手指轻轻一按，却如刀一样地往心尖里扎。于是，他赶紧去了县医院。

很快，检查化验结果出来了，大夫极认真地说这叫疗毒，马虎不得，一旦出头成疮就会很麻烦。同时，大夫提出了手术引流和保守疗法两个治疗方案供他选择。

权衡再三，李云龙选择了保守疗法。

可要命的是，该打的针打了，该吃的药也吃了，那个肿块却迟迟未肯消退，反倒隐隐泛出了两只“鱼眼”，直把李云龙折腾得坐立不安。

李云龙属下一个叫马文罗的心腹，听到这事儿，匆忙赶来对他说：“董事长，你咋不早说呢？我知道有个人，是专治这个东西的，针灸加草药偏方，十拿九稳！”

李云龙赶紧问道：“谁呀？在哪？”

“名字不记得了，是个妇女，就是咱县西陵乡茅麓村的。”



李云龙显出不屑一顾的样子：“一个乡下妇女，能有什么高招儿？”

马文罗说：“你还记得我乡下那个表叔吗？去年我表叔生的这东西，因为住不起医院，就是去那妇女家给治好的呀。听说那个妇女，原先自己也是得的这种毒疮，家里头都被整穷了，后来不知从哪来了个云游和尚，给了她这套针灸加草药偏方，灵得很哪！”

经他这么一提，李云龙顿时眼放光彩：“哎呀，天无绝人之路嘛，你不说，我还真是没想起来……”

事不宜迟，李云龙当下便和马文罗一道，驱车直奔西陵乡茅麓村。这虽是个不起眼的小山村，却紧靠着交通便捷的国道。

那妇女很快被找着了，名字叫刘阿娣，家住在村口，家里就她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儿玲玲。看上去，刘阿娣也就四十开外，身体瘦瘦的，但显得很结实，两眼细细的，却露出一一种乡下妇女特有的精明。跨进屋门，一股草药味儿扑鼻而来，屋里的柜子里、桌子上，满是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，很显然，登门求医的还为数不少。可当他们说明来意后，刘阿娣却边打量他们边摇头摆手：“你们咋不上医院去呀？我这儿的全是些土办法，不正规哩。”

马文罗知道她是卖关子，忙指着李云龙介绍说：“刘大夫，这位是咱县著名企业家，达达集团的李董事长，不

定再过些时候，他就是咱县的父母官啦。你要是能把他的疗毒给治好了，那你的名声可就大了哪！”

李云龙也像见了老熟人似的，讨好道：“大嫂啊，你不认识我了？前年夏天你病在床上的时候，我特地来看过你，还给你两百元钱，记得不？这次你要是为我治好这疗毒，我给你两千元！”

果然，刘阿娣两眼眯了眯，脸色渐渐变得缓和了起来：“那，那我就试试。按老规矩，疗毒不除，我分文不取！”

大冬天，屋子里有点阴冷，门外倒是阳光灿烂。刘阿娣说：“屋里窄，太阳底下暖烘烘的，到门外面来吧。”说着搬出一张凳子，搁在门口的院墙前，让李云龙面朝太阳坐好，同时吩咐女儿玲玲直奔小卖店，买来三根人称“两脚踢”的大爆竹，还有一挂千响小鞭，点着在门前“咚叭”、“噼噼啪啪”地放了起来。那声音，一时间震得整个村子都在回荡。

李云龙有些奇怪：“放鞭炮干什么呀？”刘阿娣只是朝他笑笑，也不作答。倒是马文罗想了想说：“民间偏方，就是这么怪怪的，过门关节多。”

鞭炮的余音未落，已有一大群男男女女围到门前。刘阿娣和女儿又招呼着其中的几个人，帮着搬出了桌子和那些瓶瓶罐罐什么的，像摆地摊似的摆了开来。

李云龙的眉头拧成了疙瘩，忍不





住嘴咕起来：“找你治个疗毒，你又拉场子又放鞭炮，招来这么多的人看热闹，这不明明是摆谱儿吗？”可马文罗觉得，这种时候不能得罪刘阿娣，皇帝还得向理发匠低头哩，于是又悄声劝他：“嗨，这偏僻的乡间旮旯里，无所谓，摆谱咱让她摆吧，只要能治了你这疗毒就行！”

直到一切准备停当，刘阿娣这才拍了拍手，得意地看了看一旁的众人，亮开大嗓门“闪开”、“闪开”吆喝几声，又麻利地脱去外衣，穿上了一件崭新的白大褂，然后她对李云龙说：“李董事长，你把你的裤子褪下来。”

“这儿……”这大庭广众、无遮无挡的，李云龙显得有些为难。

刘阿娣说：“疗毒不是生在你的大腿根上么，你不把你的裤子褪下来，我怎么给你治理？”

看热闹的男女中，有人交头接耳，有人指指点点，还有人在“吃吃”地窃笑。

李云龙心里觉得很别扭，也很窝火，大名鼎鼎一个董事长，如何放得下这个？他站起身来就想拂袖而去，可是屁股刚一扭动，就如遭电击似的，疼得他猛一阵哆嗦。唉，这该死的疗毒，它认不得人哪！

刘阿娣“咯咯咯”地笑了：“谁让你这疗毒生得不是个地方？求医治病嘛，咋能讲究得起来？火车上、飞机上的人堆里，人家还生孩子呢！”

这一说，倒好像是让李云龙觉得



自在了些，他迟疑片刻，只好无奈地从右边将裤子褪了下来，又捋起里面的短裤头，现出了大腿根下的那块疗毒。

治疗的过程倒是没怎么太复杂，刘阿娣将那疗毒仔细看过，先在那部位旁边的几个穴位上，熟练地用针扎了几下，接着，从那些坛坛罐罐里弄出一些被捣烂的草药，轻轻敷在那块毒疮上面，然后再用干净的纱布裹好，这就完了事。

别说，刘阿娣的这招针灸加草药偏方还真灵验，回家当晚，李云龙就感觉疗毒的疼痛减轻了许多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他揭开纱布一看，嘿，竟然已经消肿了，那毒疮头上的两只“鱼